

疫情给了一个返璞归真的“按钮”，让人们思考到底如何纪念那些特别的日子——

# 没有华丽婚礼，亦可为爱情庆祝

■本报记者 吴 妹

尽管新冠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但可怕的病毒无法阻挡爱情的脚步。在今年春末夏初的结婚旺季，各式各样简单又特别的婚礼在全球各地应运而生——新郎新娘隔着口罩亲吻，在口罩上写着“我们结婚了”，把原本在教堂或民政局举行的仪式搬到了轿车里或是山林间……种种特殊的细节都打上了疫情时期独有的印记，也在这个艰难时期透露出甜蜜的味道。

## 政府出奇招，把仪式搬到停车场和售票厅

在巴西圣保罗，新郎若昂·布莱克和新娘艾丽卡·布莱克坐在轿车后座，宣读结婚誓言，交换结婚戒指，然后拥吻。不过这个吻有些特别，因为他们还隔着口罩。

来自当地民政局的公证人在车外主持了这场只有5分钟的婚礼仪式，一位亲人在车中见证。仪式结束后，布莱克夫妇高兴地开车离开。在他们之后，还有3辆轿车在排队等待。

这就是发生在圣保罗西郊圣克鲁兹的“驾车式婚礼”。5月28日当天，有15对新人开车前来结婚。

也许“驾车式婚礼”并不符合年轻人对浪漫的幻想，但在疫情期间，这绝对是件值得纪念的事。圣克鲁兹是巴西境内唯一举行“驾车式婚礼”的地方。“我们认为有必要创造出一种安全的方式举行仪式，仪式必须在法规范围内快速进行。”当地婚姻登记处的公证人亚历山德里亚·拉波恩特对美联社表示，“我们把结婚仪式变得很简单，但涵盖了所有的仪式，让每对新人开开心心地完婚。”

拉波恩特说，新人之所以选择“驾车式婚礼”，是因为他们大多已经确定了婚礼日期，他们宁愿缩小规模、如期结婚，也不愿徘徊不前。

由于巴西大多数州都禁止大规模聚会，许多巴西人被迫将传统婚礼推迟或寻求更安全的仪式。各地政府也不愿耽搁年轻人的脚步，圣保罗政府允许婚姻公证人在疫情期间到新人家中拜访，以便他们在婚礼前填好相关材料。里约热内卢等至少7个地区已颁布法规，允许新人通过视频完婚。

和圣克鲁兹类似，美国加州奥兰治县也想出了在售票厅举行“弹窗式婚礼”的点子。在美国结婚的新人首先得向法院或市政厅申请“结婚许可”；然后，在公证人（政府人员或牧师）和见证人（亲友）的陪同下举行结婚仪式，新人宣读誓言且交换戒指后，公证人在结婚许可上签字，新郎新娘拥吻之后，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再举杯庆祝；只有走完以上两步，新人才能回到政府部门领取结婚证。

不过，疫情导致奥兰治县法院大楼在3月关闭，原本预约好的结婚计划也因此被彻底打乱。情急之下，该县的工作人员借来了3个移动售票厅，摆在本田中心球馆停车场上。从4月17日开始，公证人站在售票厅中，隔着玻璃窗为新人主持结婚仪式。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由于疫情期间可以举办婚礼的地方很少，这项创新受到全美新人们的欢迎。在4月17日当天，工作人员在20分钟内就接到了1000个咨询电话，还有新人专程从内华达州驱车赶来。但按照规定，每天只允许60对新人在这举办婚礼。

相恋13年的琳西·古泽和杰森·古泽就是其中一对。他们原定于3月21日举办的结婚仪式因法院关门被迫取消，在接到相关部门的电话后，他们得以在球馆停车场举行婚礼。虽然“弹窗式婚礼”只有短短8分钟，且只允许一位见证人参与，但作为冰球迷，他们能在喜欢的球队主场球馆外举行婚礼，

可谓是意想不到的惊喜。

## 远程视频婚礼流行，把喜悦分享给更多人

远程视频婚礼在疫情期间也流行了起来。“这场婚礼我们将永远难忘，它是值得讲给孩子和孙辈们的故事，”新娘莉莉·帕卡德告诉美国WTVD电视台。莉莉和丈夫萨姆·帕卡德经过6年的爱情长跑，熬过18个月的订婚期，终于在原定时间和地点举行婚礼。“我们厌倦了等待，也不知道明天或半年后会发生什么，因此保留原定日期是最佳选择。”莉莉说。

根据北卡罗来纳州的规定，这对新人原定于6月6日在圣蒂莫西教堂举行的婚礼最多允许25人参加。就在大家颇为失望之时，萨姆的妈妈想出了一个主意——也许可以雇人来直播婚礼。说办就办，他们立即找到了拍摄婚礼视频的公司来进行直播。

在这场视频婚礼中，原本受邀的220位宾客虽然无法亲临现场，但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收看直播，甚至能发表实

时评论。由于虚拟嘉宾的名单没有限制，包括那些原本无法亲自赴约的嘉宾也可参与其中。“我们能将喜悦分享给更多人，这真是太好了。”莉莉高兴地说。

“现代叛逆者”是纽约一家提供视频婚礼业务的婚庆公司，由于原定于今年的传统婚礼被推迟或取消，该公司营收锐减60%，因此必须转型“自救”。他们现在能提供视频婚礼服务，内容包括发送数字请帖、建立直播间、提供DJ等等。该公司的老板艾米·伊根向美国CBSN电视网表示，现实中的聚会由于疫情原因必须搁置，但没有理由可以搁置爱情。

## 仪式从简后，年轻人减轻了经济负担

在疫情时期举办的婚礼还具有“小而美”的特色。想象一下，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基拉尼公园的山顶，放眼望去是一汪蔚蓝色的湖水，新郎杰夫·狄罗谢和新娘凯莉·狄罗谢徒步旅行两小时后，在这里说出了那句“我愿意”。

这场于6月9日举行的简单结婚仪式

只有两名见证者和一位结婚公证人参加。据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报道，狄罗谢夫妇原本打算邀请130名宾客参加婚礼，但由于加拿大在疫情期间的社交限制，不确定婚宴何时才能举办，于是他们取消了原计划，但保留了婚礼日期。“在我们的大日子里，想做一些彼此都爱做的事。”凯莉说。

作为狄罗谢夫妇的结婚公证人，卡洛琳·霍尔沃思表示：“这是我第一次穿着夹克外套、戴着珍珠项链徒步参加婚礼。”她表示，今年原本要见证17场婚礼，现在只有10场婚礼推迟，剩下7场会如期举行，不过都将改为小型婚礼。

疫情期间的规定恰好把参加婚礼的人数减至最低，霍尔沃思说：“一场婚礼最少需要约5个人在场。作为婚礼的核心人物，除新婚夫妇外，还需要有两位见证人和一位公证人。5个人恰好符合疫情期间关于聚会和社交距离的要求。”

对于新人来说，在疫情期间举办小规模婚礼不失为一件好事，这可以使他们摆脱一些繁文缛节，只保留对新人最重要的仪式。霍尔沃思认为：“不必遵

循既定的范本，可以用我们想要的方式举行婚礼。”就像狄罗谢夫妇那样，在举行简单的结婚仪式(ceremony)后，他们打算放宽限制后在家中后院举行一个小型酒会(reception)，新娘凯莉说：“把婚礼两个部分拆开，这样的庆祝方式可以让经济压力小一点。”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婚礼对于年轻人来说有时是一场“财政危机”。有人为了举办婚礼花掉了1至3年的积蓄，有人为了度蜜月背了5至6位数的债务，有一些人为了参加朋友在海外举办的婚礼不惜负债累累……但在此时此刻，人们开始扪心自问：真的需要这么多人见证吗？真的需要宴请大餐吗？疫情给了人们一个返璞归真的“按钮”，让人们思考到底该如何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



6月12日，在西班牙巴伦西亚，一对新人戴口罩参加结婚典礼。随着疫情趋缓，巴伦西亚自治区允许人们举办不多于10名宾客参加的结婚典礼。 新华社发

# 面对婚房，西方年轻人压力不小

■本报见习记者 沈钦韩

在国人印象中，被打上“月光族”标签的西方年轻人，他们租房结婚似乎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但实际上，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N)报道，许多美国年轻夫妻还是希望购买至少有一间卧室的“入门房”作为婚房，作为爱情起步阶段的巢穴。

不过，面对美国东西海岸大城市高昂的房价，他们的压力不小。美国皮尤中心2019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过去40年，美国人的薪水有所增加，但购买力几乎不变。圣路易联储银行的另一项研究显示，汽车、信用卡债务和助学贷款的多重压力使年轻人对于购房望而却步。

虽然压力不小，但是许多美国年轻夫妻还是希望购买仅有一间卧室的“入门房”作为爱情起步阶段的巢穴。美国东西海岸地区经济发达、人口密集，集中了美国几大城市群。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毕业后会优先选择在大城市扎根定居。美国大数据网站HowMuch在2019年的一份可视化数据显示，这些“入门房”价格最高的几个州几乎都集中在东西沿海，华盛顿特区的“入门房”价格达到33.5万美元，而中部阿肯色州一套“入门房”价格仅为5.9万美元。

该网站的另一份报告显示，越靠近美国的东西部沿海，认为自身无法买房的人数比例就越高。其中在加州的洛杉矶和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这一比例分

别为46.7%和45.7%。对于加拿大的年轻人来说，买婚房也是件头疼事。据了解，加拿大有20%的家庭要用收入的30%偿还房贷。而年轻人的可支配收入尤其少，工资的1/3到1/2将用来还房贷。

面对持续走高的房价，部分西方年轻人寄望“啃老”解决还贷燃眉之急。英国抵押贷款机构对20至45岁人士的一项调查显示，63%的购房者从父母那里寻求了资金帮助。27%的受访者的父母表示，曾动用储蓄帮助孩子买房，10%的受访者则提前把财产给了孩子。

不过，一些年轻夫妻开始改变提前透支的消费习惯，选择更为理性的储蓄模式。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来自西米兰德斯的约书亚和维多利亚用自己的

双手实现了“婚房梦”。减少聚餐、缩减开支、每天工作16个小时成了这对年轻夫妇的常态，同时配以当地出台的“帮助购买”计划，即首次购房者只需缴纳总价的5%作为押金，即可成交一套房。短短6个月时间，这对夫妻就攒够了押金的钱，并在温哥华购置了一套23万英镑的房子。

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有59%的首次购房者是在2007年会将还贷期限设为21年至25年，但是这一比例在近年已经下降至40%左右。与之对应，将还贷期限设在31年至35年的首次购房者比例在2007年的比例是11%，但是在近年攀升至20%多。经计算，后者的每月还贷额为536英镑，较前者少了160英镑。

琅勃拉邦位于老挝北部上寮地区，蜿蜒蜿蜒的湄公河穿城而过。这座城市规模不大，曾是14世纪兴盛于中南半岛的澜沧王国的都城。19世纪末，老挝逐步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琅勃拉邦相继经历了二战和越战的炮火洗礼后得以幸存。

琅勃拉邦是一座由众多金光闪耀的小乘佛教寺院和五彩斑斓的法国殖民时期建筑所共同组成的城市，不同传统式样和文化风格的建筑，在这座气候宜人的小城神奇地实现了和谐共生。1995年，琅勃拉邦凭借着完整且独特的城市布局 and 旧日风貌，其整个城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琅勃拉邦的佛教寺院是琅勃拉邦作为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为人瞩目的寺院就要数香通寺。在琅勃拉邦市区沿着平行于湄公河的青孔大街沿湄公河与其支流南康河交汇处走去，很容易认出醒目的香通寺。香通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中叶，1559年，澜沧王国国王塔拉王下令建造香通寺，并于1560年建成。1887年黑

三藏经楼和寺院北侧的鼓楼是于1828年和1961年分别增建的。而在大殿的东南侧方向，散布着一些保存完好的佛塔和一些供奉有佛像的小殿，被诸佛塔和小殿围绕的就是卧佛堂。卧佛堂的始建时期也可以追溯到香通寺建寺之初，顾名思义，该堂内供奉有一尊形象极为罕见的卧佛。这尊古典老挝式涅槃像可以称得上是独一无二，佛像通体黑色，面部五官精巧，佛身光滑细腻，卷至脚踝处向外盘绕的袈裟纹饰鲜活形象，十分夺目。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地方都可以看到许多卧佛像，卧佛姿势大都是右手支撑头部而侧卧。而香通寺的这尊卧佛则是少见的曲肱而枕，体态呈流线型，给人以安详优美之感。

## 疫情致多国自行车短缺

疫情期间，健身者远离健身房，上班族害怕通勤，宅家者宅到发狂……多国随之出现数十年未见的自行车抢购潮。

美国沃尔玛超市内，自行车销量大涨。一些商家抓住商机，出售价格实惠的“亲子”自行车。咨询机构“人力解决方案”分析师汤利告诉美联社记者，在美国，自行车销售量出现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最大涨幅。汤利说：“坦白说，人们已经恐慌，他们像买卫生纸那样买自行车。”这场疫情初期，美国消费者曾抢购卫生纸、洗手液等必要防疫物资。

美国的自行车抢购潮是全球“自行车热”的一个缩影。菲律宾马尼拉、意大利罗马等著名“堵城”着手增加自行车数量，以迎合民众骑行兴趣的激增。在英国伦敦，多部门计划更进一步，禁止汽车通行市中心一些街道。马尼拉的多名店主说，消费者如今对自行车的需求比圣诞节期间更为强劲。意大利上月出台为消费者购买自行车提供补贴等经济刺激措施，同样推升自行车销售。

然而，能买到自行车是一切的前提。汤利说，在美国市场，所售九成自行车来自中国；自行车短缺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

卜晓明(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 俄罗斯自行车销量增60倍

自行车作为个人出行交通工具，在疫情初期受到俄罗斯民众的欢迎。据统计，俄罗斯5月份自行车的销量达到了去年同期的60倍。

根据俄在线零售商“野莓果”公司公布的数据，5月全俄自行车销量达到了去年同期的60倍。一方面，受疫情影响，3月底开始，俄各地的健身俱乐部都临时关闭，自行车和滑板车作为运动产品成为许多俄罗斯人的选择。另外，疫情期间，许多俄罗斯的外卖员也放弃了公共交通，改骑自行车。

此外，俄罗斯大部分地区冬季漫长，不适合自行车运动。所以大部分俄罗斯民众都选择在5月天气变暖之后恢复骑车。近年来，自行车运动在俄罗斯越来越受欢迎，俄各地经常组织自行车文化推广活动。据悉，莫斯科自行车专用道总长度已达到800多公里。(吴妹)



6月9日，一名女子在莫斯科市内骑自行车。 新华社发

## 首尔将大量增建自行车道

韩国首尔市政府15日说，将在10年内大量增建自行车道，以鼓励人们由驾车出行改为骑车出行，进而改善环境。

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首尔现有自行车专用道总长940千米，市政府打算10年内增建至1330千米。新建专用道将与现有自行车道连通，以方便市民在全市范围内骑车出行。首尔市政府希望自行车专用道网络建成后，自行车道与机动车道的比例由现在的1.9:100提升至7:100，超过荷兰阿姆斯特丹和丹麦哥本哈根。这两座欧洲城市均是世界上有名的“自行车之城”，其自行车道与机动车道比例分别是4:100和5.7:100。

数据显示，首尔现有1000万人口中仅2%骑自行车上下班，市政府希望将这一比例提升至15%，大致与瑞典和芬兰持平。自行车专用道增建方案的详细草案将在8月前拟定。依照构想，首尔首先将在明年6月前建设连通城南部和北部以及东部和西部的自行车专用道。目前跨汉江的所有桥上均没有设置自行车专用道。首尔市政府将建造一条长7.2千米的自行车专用道，以方便居民跨汉江出行。(乔颖(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 黎巴嫩自行车出行受青睐



6月11日，一名男孩在黎巴嫩贝鲁特街头骑自行车。 新华社发

由于政府采取交通管制措施防止疫情蔓延，许多黎巴嫩年轻人选择骑自行车出行。 新华社发

## 行走世界

■杨 熠

琅勃拉邦位于老挝北部上寮地区，蜿蜒蜿蜒的湄公河穿城而过。这座城市规模不大，曾是14世纪兴盛于中南半岛的澜沧王国的都城。19世纪末，老挝逐步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琅勃拉邦相继经历了二战和越战的炮火洗礼后得以幸存。

# 琅勃拉邦：佛教艺术中的世界遗产

琅勃拉邦位于老挝北部上寮地区，蜿蜒蜿蜒的湄公河穿城而过。这座城市规模不大，曾是14世纪兴盛于中南半岛的澜沧王国的都城。19世纪末，老挝逐步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琅勃拉邦相继经历了二战和越战的炮火洗礼后得以幸存。

琅勃拉邦是一座由众多金光闪耀的小乘佛教寺院和五彩斑斓的法国殖民时期建筑所共同组成的城市，不同传统式样和文化风格的建筑，在这座气候宜人的小城神奇地实现了和谐共生。1995年，琅勃拉邦凭借着完整且独特的城市布局 and 旧日风貌，其整个城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琅勃拉邦的佛教寺院是琅勃拉邦作为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为人瞩目的寺院就要数香通寺。在琅勃拉邦市区沿着平行于湄公河的青孔大街沿湄公河与其支流南康河交汇处走去，很容易认出醒目的香通寺。香通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中叶，1559年，澜沧王国国王塔拉王下令建造香通寺，并于1560年建成。1887年黑

三藏经楼和寺院北侧的鼓楼是于1828年和1961年分别增建的。而在大殿的东南侧方向，散布着一些保存完好的佛塔和一些供奉有佛像的小殿，被诸佛塔和小殿围绕的就是卧佛堂。卧佛堂的始建时期也可以追溯到香通寺建寺之初，顾名思义，该堂内供奉有一尊形象极为罕见的卧佛。这尊古典老挝式涅槃像可以称得上是独一无二，佛像通体黑色，面部五官精巧，佛身光滑细腻，卷至脚踝处向外盘绕的袈裟纹饰鲜活形象，十分夺目。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地方都可以看到许多卧佛像，卧佛姿势大都是右手支撑头部而侧卧。而香通寺的这尊卧佛则是少见的曲肱而枕，体态呈流线型，给人以安详优美之感。